你知道吗？死神也是分很多种的。

有负责接引的死神，用磨得澄亮的镰刀——有知情人士称镰刀其实是纸糊的——把快要咽气的家伙们的魂小心翼翼地从喉咙管里勾出来；有负责引路的死神，用没有灯芯却在夜里亮的出奇的魂灯为迷路的魂领路的；有负责在三途川上摆渡的死神，看上去上了年头的木船却能在波涛汹涌的河水里划得稳稳当当……

看样子，地狱的职务体系急需改革。不过鉴于我上任以来的三千一百二十七年里都没出什么岔子，保持现状也不坏。更何况，谁不喜欢坐在船舷上发呆呢。毕竟，三途川的航道虽不至拥挤，但如果遇上什么麻烦的家伙就难划得很了。

远远地，迷蒙的红色花丛中冒出了一点熟悉的闪光。我抬手挥了挥船桨，免得它搞错地方。毕竟，死神不会闪亮亮地发光，不然没什么死神范儿。

“好久不见！”我笑着打了声招呼，“反正你也没法说话，就不别费心回答啦。”

魂张了张嘴——如果闪了一下也能算张嘴的话——什么声音也没发出来。

“不要浪费时间，我们上船吧。”我摘下头顶上不存在的帽子，向他做了个“请”的姿势。本就摇曳的火光噗地闪了一下，我差点以为这家伙的魂火要熄掉了。

不出意外的话，这段水路会出奇地漫长。深吸了一口气，我跳上了船。刚才还分外粘稠的河水一下子像是解了冻。用浆点了点船尾，木船便立刻划破镜子般的水面向雾中驶去，留下几道细细的水纹向远处散去。从我上任两百年开始，死神划船就不再用桨了，至于为什么还给我配了把木浆……这个一会再说啦。

“这回是怎么死的？”依旧带着笑，我问它。

理所当然的沉默。

“哦呀，在床上饿死了？真是不走运。”

不知怎么的，这话里完完全全没有惋惜的味道。明明答案显而易见，我却依旧把问题吐了出去。

“都那么多回了，这船什么状况轮不到你来操心。”

不过，如此平静的水流在我的职业生涯中也少有遇到。我当年渡河的架势可比这激烈多了。如此释然的人真的还能曾经活在这个世界上吗？

“我就知道你会这么问。”

我盯着水下时不时慢悠悠游过的巨大影子，随即将视线移到那簇耀眼的火光上，点点氤氲的水汽开始在火光周围凝聚，能隐约显出一个高大的轮廓。

“因为我不想死呀，不是这样的魂魄是成不了死神的。”

那魂若有所思地点点头。

“对啊，我整天除了摆渡和发呆没其他事情干，不然你觉得我为什么和你在这啰里啰嗦的。”真是一如既往地不明事理，净是些答案显而易见的问题。怎么就不问问我“宇宙的起源”这种重要的事情呢，要我说，察觉不到死神是全能的家伙都是些蠢货。

“不行喔。任期是没有上限的，毕竟我不想死呀。”我苦笑道，讽刺地是，不想死又活不成，就只能保持半死不活的状态了，干这行的都和我一样顽固。

“而且地狱这边本来就缺人手，怎么可能轻易放我们走。”

忍不住打了个呵欠，我问：“你就这么不想下船？要这样，这河可就宽得没边咯。”

这世上最乏味的东西就是平静的三途川了，要是这水里没条鱼的话我可能会在河中央直接疯掉。我抄起浆，将扁平的前段猛地捅进水里。一时间，水花飞溅，刚刚还在附近游动的鱼儿一下子没了踪影。

我其实从没正经地划过船，反正这浆不论怎么用，只要沾了河水就能加快航速。要是老耗在三途川上，耽误了后面的工作的话事情可就不太妙了。

面前的火光几乎看不见了，近乎凝成实体的水雾将摇曳的火焰遮得严严实实。看样子这回生前还是比我长得高了不少，真是不甘心。回头一定要向上面请示这回事，嗯……“威严不足，影响工作”这个理由听上去还不错。

胡思乱想之间，船已经靠了岸。没有风，大片大片殷红的花儿依旧在岸上轻轻摇曳着，像是一场永不停息的大火，即使冷得刺骨——虽然骨头这种东西早就被得没了影——也足以将灵魂以外的东西烧的一干二净，连一缕烟也不会留下。

“就从这一直往前走就好啦，有人会来接引你的。”我跳上岸，踮起脚向远处望去。

我就站在岸边，看着他向那片火海走去。直到他停下脚步，回头看着我。

别当死神了，一起走吧。

然后，向我伸出手。

我当然听得到，我也听得明白。但那不存在的声音在近乎凝滞的空气中轻轻划出一道若隐若现的波纹，比他此前他“说”的任何一句话都要更加真切，就像我的木船划过那片永远古井无波的水面一样。

“好呀。”我释然一笑。

从河畔到花海，就隔着一小块草毯。

记忆中，我从来没见过哪里的草地比三途河畔的更加繁盛。

我的双腿曾无数次踏上这片草地，这只会是另一次，也不会是最后一次。

“对不起，下次，我会和你一起走的。”

然后，闭上双眼，一把将他推进那熊熊的火海里。

即使没有温度，那火也能将灵魂以外的一切东西烧得一干二净，没有回头路可走。

我默默转身，随手捻起一块石片，又跳上船。然后，在那船舷内侧的划痕旁上小心翼翼地添上一道。

第九十八次，我在心里默念着。我不知道划痕的数量还会不会增加，我也不知道根植在灵魂最深处的东西能不能和那氤氲的记忆一起被蒸的一干二净。

我只知道死神没有任期，这注定是一句无法实现的诺言。

我瘫坐在船头，望着木船无声地划过水面，向着彼岸驶去。在那里，还有下一个灵魂在等着。

写在后面的话：

原谅我，这是一个不太应景的故事。但我想如果只是写小甜饼的话未免也太没有诚意了（更何况我拿捏不好前辈的个性！），所以那种事情就等前辈忙完之后我们俩一起来对戏吧w。灵魂引渡的过程不全是原创，不过一想到就算下了地狱官僚机构也存在的话未免也太恐怖了一些，于是就这么写下来了（？）。有些地方总觉得可能会有更好的处理方式，但又不知道如何下手，最终就成了这个样子。可能在无意识中体现了我的爱情观，以及影射而后美化了一些个人精力……故事背后的内容比看上去的要多，不过有些部分我觉得还是留白比较好！（赶紧逃）写的过程相当艰难，我估摸着阅读体验也不会很好，望前辈海涵！总之，虽然迟到了一周，不过还是生日快乐啦！又老了一岁真是可喜可贺可喜可贺（雾），以后也请前辈多多指教呀owo

洛

2019-5-11 于家中